

<<土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门>>

13位ISBN编号：9787807315766

10位ISBN编号：7807315768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时间：广州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页数：1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土门>>

内容概要

《土门》围绕乡村与城市的争斗展开，讲述了一个村庄城市化的过程。

它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最薄的一本，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本。

小说脱离了作者一贯的都市、向往乡村的情绪，理智地对城市当中腐朽的生存方式和乡村的保守心态进行了双重批判。

主人公成义是一个有魄力、忠实肯干的乡村干部，但他的思想是极为保守的，他惧怕城市将自己生活的村子吞没，惧怕过上一种离开土地的没有根的日子。

他并没有真正思考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保存最后一块即将被城市吸纳的土地而努力着。

一方面想保留旧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不断地被周围的城市所同化，生活在夹缝中的人们无疑是最痛苦的，反抗的力量亦是弱小的。

不论是成义最后为筹钱而去盗兵马俑的荒唐行为，还是最后被枪毙的结局都是无法避免的。

改革的步伐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

作者简介

贾平凹（1952～），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

陕西丹凤人。

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

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

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

著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野火集》、《商州散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晚唱》、《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州河》、《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诗集《空白》以及《平文论集》等。

他的《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于1988年获美国飞马文学奖。

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蕴，富于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

章节摘录

当阿冰被拖下来，汪地一叫，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我与狗，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

那时候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背负了如同排山倒海的浪，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

倾斜了的院墙下，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样吧？

老冉收藏的博山陶鼎，以小鬼做成的鼎腿也是这样吧？

五十年前的晚上，正是风高月黑，云林爷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不想遇着了那只金钱豹的，两厢就搏斗开来，豹的前爪抓住牛肩，牛头抵着了豹腹，谁也没能力立即吃掉对方，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一夜的势均力敌——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堰下。

我是不行了，我真的是难以再支持，后腰发酸，胸部胀得生疼，想到膝盖一弯就要扑倒，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

这是谁，拎不着，也扫不动的，得连泥带土铲起来，这是谁的肉饼呀？

好了！

蛮脸的警察提着警棒跑过来了！

短短的腿，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

警棒并没有举，张开的嘴又合住，只透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人群便向后斜去。

——只要有风吹过，任何小草小木都要飘摇的。

但现在，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只有着阿冰在一声汪后又吭鸣了两下，如瘪嘴的老太太高声说过一句还要低声再嘟哝嘟哝，软沓沓的，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我是多么感念这两下余音啊，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

耸耸肩站稳在那里，眼前依旧又恢复了七月天里袅袅不绝的热线，水天一色。

是的，水天一色，但远处并不是孤帆远影，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楼房，都在热线里开始变形，弯弯扭扭，如醉了酒的汉子。

行驶而过的车，一辆一辆，软和得失去棱角，似乎随时要稀化在那里了。

四十米外的第一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用建筑工地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种着菜蔬，栽着几株葵花。

葵花开得金黄耀目。

凡·高！

我当然知道，那个割掉了自己耳朵的丑陋荷兰人，他的油画就是这样的。

他是在夏日里发疯的吗？

夏日的太阳容易使人发疯吗？

范景全是曾经坐着飞机俯视了全城的，“你知道吗？

”他说，“西京是以蜘蛛的形状建的。

”这广场又是蜘蛛的哪一块部位呢？

广场这么大的，学着外国的样儿，全植了草皮，但草皮并不完整，一块发绿，一块发黄，甚至有裸露着的肮脏的黄土，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

爹是死了，有着铜包叶的旧樟木箱里，还留着爹的工作证，原籍的一栏是写着仁厚村三个字的。

一生走遍了天南海北的铁道工，那个夏天退休回家，一坐在门槛上，卸了帽子就往下挠，脱了袜子又往上挠，说：嗨，最美的还是咱这儿嘛！

在井台上摇着辘轳把的爷爷嘿嘿地笑，娃子，你终于晓得故乡了！

爷爷把辘轳把撒了手，辘轳把哗哗地打旋转儿，咚地，桶掉进井里跌成碎片。

父亲是一株老树，他到底还能叶落归根，而我充其量还只是棵弱苗子，却就要被连根拔起，甚至拔起了还要抖掉根根爪爪上的土，干净得像是洗过一样！

五年前修建这个广场，村人还热恋着把田地翻开来，掏出下边的沙，夜夜用马车运到老城东门口去出售，高兴着可以赚好多钱。

而市长亲自为广场命名“城市广场”，在电视上讲述这个命名有着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象征意义

<<土门>>

，我们是怎样的参观过，向远在外地的亲戚们炫耀过，如炫耀我们仁厚村的菩萨庙会有明王阵鼓一样。

但是，城市数年的扩展，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建筑就如熔过来的铅水，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做了一场梦似的，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

我们在西京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

瞧呀，獒犬，圣班纳犬，秋田犬，牧羊犬，阿拉斯加雪橇犬，自得宠于人类后就只有主人没有了家，而人是靠得住的吗，西京里靠得住吗，以至于一纸公告颁发了无证狗的禁养令，就得遭受全城范围内的捕杀了！

在水泥柱上，狗的眼前晃动的是什么呢，是落着雪和一片片黑色松林的北海道峡谷和辽阔的瑞士草原，还是豪华的客厅里那些闪烁的壁灯和柔软的沙发？

六月天的打着旋涡的麦浪没有了，静穆得如千手观音的柿树没有了，乌鸦再不来报丧，喜鹊也不来叫喜，再不能提着竹篮去剜芥菜，蚂蚱在脚面上飞溅，酸枣刺破了手指……在今天，我们——人和狗都是不配有什么故乡的！

人群里，紧贴着我的是一位肥胖的女人，厚厚的粉脂在汗水冲刷下弄成一个花脸，真丝的裙衣湿沓沓在身上，完全暴露了那坠吊的奶子和凸起的小腹。

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一身臭肉吗？

我竭力想从她身边挤过，一抬头，不远的那个男人还在热辣辣地盯我。

他已经很久时间在盯着我了，我瞪过他，但他还是勇敢地盯我，勇敢如苍蝇。

流氓！

在这么个场合还有这份心思？

我这么暗暗骂着的时候，竟也真的看见了几只绿头的苍蝇从水泥柱上起飞，盘旋在头顶，后来一只就落在胖女人的左耳轮上。

在仁厚村的经验里，即便到野外，你怎么也寻不着苍蝇的，但只要一解手，它立即就出现了。

我和眉子去给云林爷屋里搞卫生，云林爷的绝招是能用筷子在空中夹住苍蝇，他不愿劳动我们，笑着说：“这是我养的！”

“苍蝇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藏着的，这只平日又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呢？”

西京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城，如果也是养着的，嗡嗡，营营，西京城里的苍蝇就从明代一直飞下来的吗？

“喂，扯起来，胖子，扯紧绳！”

“他娘的x，解不开这圈嘛！”

“文明点，胖子，语言要文明哩。”

“他母亲的生殖器！”

还真是真皮做的项圈！

“用刀子割断！”

“嚓！”

项圈割开了，阳光下一条丝麻编织得非常精美的狗绳，日地丢过来。

我弯腰拾起，看见套环的布片上写着“德国狼犬”。

我差不多已经拾到十二条写着各种狗名的狗绳了，许多拾狗绳的人以忌妒的目光也斜我，他们必是认为我是女的，那个警察就以此要讨好，殊不知胖子和眉子是很熟的，我只是在眉子家见过他一面罢了。

胖子眯了一只眼看我，牙齿白花花地微笑。

“他认识你？”

“胖女人硬着声说。”

“我只认识他。”

——他是破获一一二八凶杀案的立功者呀！

“那这是名人嘛？”

！

<<土门>>

”胖子应该说是名人。

几个月来，西京城里到处在议论着这宗凶杀案，人们以为家里装了护窗网、防盗门，回到家里就是最安全的了，一个画家，却偏偏就全家四口被人捅死在住宅楼里。

街上曾经张贴着悬赏二十万元举报线索的告示，这告示诱惑了多少人，据说举报者有过十五余例，但都是毫无价值的一派胡说。

最终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胖子审讯另一桩案子偶尔诈出了这一案的结果。

罪犯，两个吸食白粉而又没钱的街上痞子，他们就住在画家所在单位的街的对过，且与单位的人相识，当上百人的破案组带着警犬忙活了一月理不出头绪，他们还跑去看热闹，拍着警犬说：“这家伙肉吃得多了！”

”可是，其中的一名因别的偷盗被抓住，两天两夜轮番的审讯时，他的毒瘾犯了，鼻涕眼泪流下来，浑身筛糠。

胖子拿着白粉，说：“你要交代了，给你吸！”

”白粉给他吸了。

“你知道这白粉多少钱吗？”

”“多少钱？”

”“二十万！”

”他说，“二十万我要送你呢！”

”胖子还没有醒悟过来。

“我现在瘾越来越大了，可我没钱买白粉，就是有钱，货也越来越难买，而且还常是假货，我恨死这些做假的！”

”他咬响着一阵牙齿，叫着胖哥，就哼哼地笑了两声。

“我感谢你还能给我白粉吸！”

但我不想活啦，真的，不活啦！”

小弟要学雷锋，让你立个功呀！”

”于是交待他们如何制造了一一二八凶杀案。

这罪犯或许已决定要死，一切都无所谓，或许是白粉的作用，他交待杀人经过时简直是在炫耀：带了两把刀子，第一刀斜着从熟睡儿子的下身送进来，抽也没有抽，那一根肉却断下来在地板上蹦。

女儿被捅死在小房门口。

听到响动，画家从另一间房子出来，大裤衩，一只赤脚，一只脚穿了拖鞋，他们就抱在了一起厮打，还是另一位抓着砚台砸了画家的头，他才补了一刀在小腹上，让肠子咕嘟流出来。

然后，刀逼了主妇交钱，她不交，刀尖刺进每一个关节处转着搅……“我这是第一次杀人，胖哥，杀了那老女人我就瘫在地上，汗把毛衣毛裤全湿透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条狗，是条土狗。

这土狗长得真是漂亮！”

它原来一直在厕所门口目睹着，差不多吓呆了。

我说，你全看见了？”

你这漂亮的狗！”

举了刀向它扑去，它却钻进了另一间屋子，竟能用身子撞关了门，又大声吠叫。

我们才匆忙开了大门跑了。

”交待出的情况与现场吻合，但庞大的破案组一直认为凶手是一人，是职业杀手，怎么会相信竟是眼前这么个不足一米六的瘦弱男人？”

随后抓获了所提供的另一同案犯，两人交代一致，此案才被定下来。

胖子就成了破案最大的功臣了。

胖子真是个幸运的人，他将杀人犯送上了刑场，杀人犯却送他二十万元——杀人犯或许前世是欠着了这笔巨款哩！”

<<土门>>

后记

西安城里有一片街市叫土门。

我给人炫耀：只有西安城里才有这样的地名，这地名多好！

但我却说不清土是什么，门是什么，这如我本身就是人，又生活在人群中，却从来解释不清人是一样。

于是我翻《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一六三页写道：土。

tu 土壤；泥土：黄~ / 黏~ / ~山 / ~坡 / 一堆。

土地：国~ / 领~。

本地的；地方性的：一产 / ~风 / ~气 / 一话 / 这个字眼太一，外地人不好懂。

指我国民间沿用的生产技术和有关的设备、产品、人员等(区别于“洋”)：~法 / 一高炉 / 一专家 / ~洋并举。

不合潮流；不开通：~里~气 / ~头~脑。

未熬制的鸦片：烟~。

(Tu)姓。

第七七五页写道：门。

men 房屋、车船或用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前~ / 屋~ / 送货上~。

装置在上述出入口，能开关的障碍物，多用木料或金属材料做成：铁~ / 栅栏~儿 / 两扇红漆大~。

(~儿)器物可以开关的部门：柜~儿 / 炉~儿。

形状或作用像门的：电~ / 水~ / 气~ / 闸~。

(~儿)门径：窍~ / 炼钢的活儿我也摸着点~儿了。

旧时指封建家族或家族的一支，现在指一般的家庭：满。

/ 双喜临一 / 张一王氏 / 长一长子。

宗教、学术思想上的派别：儒~ / 佛~ / 左道旁~。

传统指称跟师傅有关的：拜~ / 同一 / ~徒。

一般事物的分类：分~别类 / 五花八~。

生物学中把具有最基本最显著的共同特征的生物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门，如原生动物门、裸子植物门等。

门以下为纲。

压宝时下赌注的位置名称，也用来表示赌博者的位置，有“天门”“青龙”等名目。

量词。

a)用于炮：一~大炮。

b)用于功课、技术等：三~功影两~技术。

(m6n)姓。

土与地是一个词，地与天做对应，天为阳为雄，地为阴为雌，《现代汉语词典》上这么详细地解释过了，将土和门组合起来，我也明白了《道德经》为什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话。

我喜欢土门这片街市，一是因为我出生在乡下，是十九岁后从乡下来到西安城里的。

乡下人要劳作，饭菜不好，经见又少，相貌粗糙，我进城二十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

他们不承认我是城市人，就像他们总认为毛泽东是农民一样，似乎城市是他们的，是他们祖先的。

但查一查他们的历史，他们只是父亲辈，最多是爷爷辈才从乡下到城的。

所以，我进城后加紧着要生孩子，我想我孩子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做城里人了。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承认我是城里人，我也不同他们论这个名分，但我毕竟不在土地上耕作已是二十多年了，在这么大的一座现代化城市里竟有街市叫土门，真够勇敢，也有诗意，我又是有着玩弄文字欲的作家，就油然而生亲切感了。

这一个夏天，西安特别热，其实西安已经热了好几个夏天了。

<<土门>>

过去一年中有四季，现在冬天一完就是夏天，夏天一过又是冬天，人进入四十五岁，光阴如流水，这年轮也转快了。

我没有春秋的衣服，要么羽绒衣从头到脚把自己裹得严严的只拿眼睛看世界，要么剥个三分之二精光，留三分之一的短裤，把大肚子和细胳膊细腿让世上看。

冬天可能使人也去蛰伏的，冬天我不写文章，我老实在家呆着，将一副弘一字体的对联贴在门上，拟的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

夏天里我就写作呀，《浮躁》是夏天写的，《废都》是夏天写的，《白夜》是夏天写的，今夏里就写《土门》！

知道我德性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是个矛盾人。

想一想，也是的，活到现在是四十四年，从事写作是二十一年，文章总是毁誉不休，自己却常能度过厄境。

为什么来着？

人活在世上的作用不同，像一窝蜂，有工蜂，有兵蜂，也有蜂王，专吃最好的蜜浆，我恐怕命定的就是文人，既然是文人，写文章的规律是要张扬升腾，当然是老虎在山上就发凶发威，而不写文章了，人就是凤凰落架，必定不如鸡的。

路遥在世的时候，批点过我的名字，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

他是爱戏谑我的一位朋友，可名字里边有阴阳该能相济，为何常年忙着生病，是国内著名的病人？

我只是在当今气候变了，四季成了两季，于不适应中求得适应罢了。

文人如果不热衷于奔走政治权贵的门庭，又不肯钻在象牙塔里制作技巧，要在作品里得大自在，活人就得要能受亏，我患肝病十余年了，许多比我病得轻的人都死去了，我还活着，且渐渐健康，我秘而不宣的医疗法就是转毁为缘，口不臧否人物，多给他人做好事。

在夏天里写《土门》，我自然是常出没于土门街市。

或者坐出租车去，坐五站，正好十元。

或者骑了自行车，我就哼曲儿，曲儿非常好听，可惜我不会记谱，好曲子就如月光泻地，收不回来了。

土门街市上百业俱全，我在那里看绸布，看茶纸，看菜馆，看国荔，看酱酒，香烛，水果，铜器，服饰，青菜，漆作裱画命课缝纫灯笼雨伞镶牙修脚。

看男人和女人。

在小茶楼里看谈生意，领小姐，也红了脸打架。

楼窗外边是十字路口的大圆盘，车在那里兜圈子，人在车间穿梭而行，想到那里是水的漩涡，咕咚，人和车，就要掉进去。

土门为什么叫土门，历史的沿革里是当年的城乡结合部呢，还是老城里的四面门以外又多了一门？

土门有门门扇却闭着，我想推门进去。

写《土门》有缘就有了一片街叫土门，写累了就逛土门，逛了土门再回来写《土门》。

我写作的时候有点像林彪，窗户要拉上窗帘，不要风扇，也不要空调。

有龙井，有面条，有烟抽，摘掉电话，内锁厉门。写自己愿意写的事，这是多么愉快的事！

每日除了逛土门，从早上可以写到晚，屋里只有上帝，上帝就是我。

统治我的小说世界的一个是耶稣，一个是魔鬼。

远方的一位女性又来了信，我不知道她长得如何，她也没有写过详细地址，两年来她对我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她说她总在关注着我，但不要问她是谁，她会在某一天突然而至的。

她的署名叫奥娘。

奥娘，怪怪的又多有味名字！

奥娘的来信只是问候这个夏天的我，她的信的到来却对我是多大的吉祥啊，因为这一天我终于写完了《土门》。

我打开了窗子，屋里的烟雾从我身边往外飘，外边是红阳一片。

我望着我开窗放出的野云，说：奥娘，你瞧这个夏天是多么灿烂啊！

<<土门>>

这时候，有人在敲门。
谁在敲我的门呢？
1996年6月30日夜

<<土门>>

编辑推荐

《土门》故事充满传奇与悲壮，一个为集体牺牲的村长竟是飞天大盗！
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竟是阴阳手！
以革命和自由的名义筑造专制的祭坛.....这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激烈反弹的氏族文化本能。
于是，伴随本书的便是千年积淀的精神痛苦和抵抗漂泊的内心挣扎.....

<<土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